

中国大学生英语话语标记序列组合规律及 语用功能研究^{*}

李维静¹ 许家金²

提要:本研究基于 COLSEC 和 SECCL 两个中国大学生口语语料库,采用多因素分析法,通过与英语本族语者话轮起始位置话语标记序列的对比,综合考察我国英语学习者自由会话任务中 240 个话语标记序列的组合规律及语用功能。研究发现:(1)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序列内部的组合倾向、语用功能与英语本族语者基本一致,表明英语学习者总体能够习得话语标记的互动、衔接和元认知功能;(2)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序列呈现出“交际互动类+话语组织类”、“话语组织类+思维认知类”的典型组合构型,显示学习者的话语标记组合动因符合“功能互补论”;(3)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组合内部的排列顺序受单个话语标记的固有词性制约。本研究对我国英语复杂话语现象教学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话语标记序列;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功能;多因素分析;语料库

Abstract: This study, using the COLSEC and SECCL corpora, adopts a multifactorial approach to analyze 240 turn-initial discourse marker (DM) sequences in the conversations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and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in order to provide a fine-grained description of the functional preferences in DM sequencing. The study yield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Chinese EFL learners exhibit similar sequencing preferences to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indicating their proficiency in acquiring the fundamental DM functions of facilitating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structuring discourse and marking meta-cognitive stance; (2) two prevalent sequencing patterns, “Interactive DM+Structuring DM” and “Structuring DM+Meta-cognitive DM”, emerge in the turn-initial DM sequences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suggesting that the co-occurrence of DMs tends to be driven by functional complementarity; (3) the original grammatical category of DMs directly influences their sequencing. These findings provide some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complex EFL discourse patterns in China.

Key words: discourse marker sequences; Chinese EFL learners; pragmatic function; multifactorial analysis; corpus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12(2023)05-0040-09

1. 引言

近年来,多个话语标记连用的话语标记序列在学界引发更多关注。《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2021 年 9 月推出的“语用标记组合体”(Pragmatic Marker Combinations)专刊集中展示了话语标记序列研究的新近成果。学者们对英语、西班牙语、法语中话轮边界的多个话语标记组合开展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多种话语标记排序假说(如 Koops & Lohnmann 2015; Haselow 2019),凸显了话语标记序列研究的理论价值。以往话语标记研究将话语标记视为“小句外成分”(extra-clausal constituent)(Dik & Hengeveld 1997: 380-381),多聚焦单个话语标记的多功能性(poly-functionality)(Crible & Degand 2019: 18),认为话语标记和小句间

^{*} 本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概率语境共选视角下的多语外汉词典数据库建设与研究”(编号 21BYY021)的阶段性成果。许家金为通讯作者(xujiajin@bfsu.edu.cn)。感谢《外语界》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修改意见。

仅有松散的连接,因而不受小句内部句法制约,只能从语用视角加以理解。相比之下,话语标记序列研究将研究对象从单个话语标记拓展至多个话语标记组合,关注话语标记组合的功能分布特征,并从句法视角对话语标记进行建模。Lohmann & Koops(2016: 441)指出,话语标记序列研究有助于揭示话语标记的组合倾向,探寻话语标记序列内部的语法规则,继而管窥小句外成分的整体运行机制。

本研究从中国大型英语口语语料库中提取话语标记序列用例,标注言内、言外多个语境特征,尝试对高校英语学习者话轮起始位置话语标记序列进行描写,以期揭示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使用状况,进而指导二语教学。

2. 文献综述

话语标记组合现象是真实交际中的典型话语特征(Aijmer 2002)。近年来,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催生了一批基于口语语料库的话语标记组合研究。Koops & Lohmann(2015)对 Schiffrin(1987)研究中 11 个话语标记的排列顺序进行统计建模,从句法角度阐释话语标记序列内部的排列规则。借助 Fisher 语料库,该研究对 11 个话语标记序列内部的“顺序比”进行计算,得出话语标记的“最优排序”,具体结果为“oh>well>and>so>or>but>because>then>you know>now>I mean”。他们进一步将这种线性排列关系解读为语法化“保留”,即经历了“去范畴化”的语法化过程后,位于小句边缘的话语标记在连续使用时仍受小句级别句法规则的管辖,因而话语标记序列内呈现出并列连词在前,从属连词、副词和主句在后的排列规则。语用视角下,Haselow(2019)基于 ICE-GB 语料库,分析了话轮边界 16 个高频话语标记组成的话语标记序列,并依据语用功能将话语标记分为“交际互动类”、“话语组织类”和“思维认知类”。量化分析表明,这 3 类话语标记在话轮起始和结束位置具有固定排列顺序(见图 1)。

话轮起始位置	交际互动类	→	话语组织类	→	思维认知类
话轮结束位置	话语组织类	→	思维认知类	→	交际互动类

图 1 话轮边界处话语标记序列排序

Haselow(2019:14)将上述功能排序与交际任务发生顺序、说话人认知方向相对应,继而提出“话语标记顺序假说”(DM Sequencing Hypothesis)。以话轮起始位置为例,该假说认为靠近话轮边界处的话语标记属于“交际互动类”,其主要作用是回应前述旧信息、铺垫新信息。居中的话语标记属于“话语组织类”,用于组织连贯话语,对应话语组织任务。靠后的话语标记属于“思维认知类”,引导听话人对话语信息的理解,对应引导理解任务。与 Koops & Lohmann(2015)不同,Haselow(2019)提出的“宏观语法”(macrogrammar)概念认为话语标记序列内部的组合规律不受小句内句法规则限制,可通过宏观层面交际任务的出现顺序得到解释。

话语标记的组合动因研究关注前后两个话语标记的功能分布,大致可分为“功能相似派”和“功能互补派”。以 Aijmer(2013)为代表的“功能相似派”认为具有相似功能的话语标记倾向于组合出现,组合本身并无特殊意义,是即席会话中说话人在线加工的副产品。在“功能相似论”基础上,Fraser(2015:53)提出“功能增强论”,指出共现的话语标记不仅功能相似,而且呈现出“前弱后强”、“前概括后具体”倾向,靠后的话语标记能够增强居前话语标记指示的语义关系。“功能互补派”多为口语话语标记研究者(Haselow 2019; Crible & Degand 2019)。Cuenca & Crible(2019)基于 DisFrEn 语料库(Crible 2017),聚焦法语话语标记序列中共现话语标记的功能分布,将所有目标话语标记分成交际型、顺序型、概念型和修辞型 4 类,发现共现话

语标记具有不同功能,其中共现频数前三的组合为“顺序型+修辞型”、“修辞型+顺序型”和“修辞型+概念型”。以往研究还发现,话语标记组合的功能分布存在跨语言差异。方强等(2020)系统分析了 9 种话语标记在英语、汉语中的组合形式,指出汉语中共现的话语标记符合“功能相似论”,即序列内部的话语标记具有同质性,如“但是另一方面”;英语中共现的话语标记符合“功能互补论”,即序列内部的话语标记具有异质性,如“but instead”。

概言之,现有话语标记组合研究主要回答话语标记在母语中“如何”组合、“为什么”组合两个问题。本研究采用多因素分析方法,首次对中介语话语标记序列进行细颗粒度描写,从言内、言外两个维度综合考察学习者话语标记组合使用情况,具体回答以下问题:(1)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话语标记序列内部有何组合规律?(2)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话语标记序列分布有何异同?(3)中国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序列组合存在哪些制约因素?

3. 研究设计

3.1 语料来源

本研究语料源自“中国学生英语口语语料库”SECCL 1.0 & 2.0(文秋芳,王立非等 2005;文秋芳,梁茂成等 2008)和“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COLSEC(杨惠中,卫乃兴 2005),涵盖英语和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语料。SECCL 语料库为 1996—2006 年全国英语专业四、六级口语考试录音转写语料,内容包括复述、独白和会话 3 个部分,共 135 万词次。COLSEC 语料库为全国大学英语口语考试语料,内容包括“教师—学生型晤谈”、“学生—学生型自由讨论”和“教师—学生型讨论”,共 20 万词次。本研究将两个语料库合并后构成“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语料库”,总库容 155 万词次。

为确保数据可比性,本研究选取 Haselow(2019)研究中相同的 16 个高频话语标记开展研究。研究用例抽取自 SECCL 语料库的会话和 COLSEC 语料库的自由讨论部分,涉及校园生活、工作就业等 8 个话题。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语料库中 16 个话语标记的频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语料库中话轮起始处 16 个话语标记的频数

话语标记	频数	话语标记	频数	话语标记	频数	话语标记	频数
1) yes	3 860	5) well	912	9) no	549	13) you know	59
2) but	2 798	6) and	679	10) because	446	14) anyway	34
3) oh	2 505	7) OK	624	11) I think	247	15) actually	14
4) yeah	2 450	8) so	581	12) then	201	16) I mean	14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直接过渡概率”算法(direct transitional probabilities)(Kapatsinski 2005),考察 16 个话语标记可能组合的 240 个话语标记序列,分析话轮起始处话语标记序列内部的排列顺序,阐明中国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的组合形式和功能分类。该算法公式为:直接过渡概率(DTPs)=话轮起始位置话语标记序列 AB 的频数÷话轮起始位置话语标记序列 AB 和 BA 的总频数。DTPs 值是 0—1 之间的数值,其大小表明话语标记 A 在话语标记序列中的位置。数值越接近 1,A 出现在序列首位的概率越大,序列内出现 AB 组合的概率越大。计算得出的具体数值记为 SUM 1st DTPs (A)。16 个话语标记 SUM 1st DTPs 数值的排序有助于归纳序列首位和次位特定的话语标记类型。为确保排序的可靠性,研究采用费舍尔精确检验对每个话语标

记出现在序列首位和次位的情况进行验证。以话语标记 A 为例,检验显著说明相比其他 15 个话语标记,A 出现在序列首位和次位的情况存在显著性差异,相应的 SUM 1st DTPs 数值则代表 A 出现在序列首位的概率。

中国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组合的制约因素考察采用多因素分析方法。基于已有相关研究 (Cuenca & Crible 2019),本研究从言内和言外两个维度共确定 6 个因素,对话语标记序列及其语境进行细颗粒度标注(标注框架见表 2)。

表 2 话语标记序列标注框架

	因素类型	因素水平
言内因素	语用功能	序列首位话语标记:交际互动、话语组织、话语理解
		序列次位话语标记:交际互动、话语组织、话语理解
	词性	序列首位话语标记:副词、并列连词、附属连词、感叹词、主句
		序列次位话语标记:副词、并列连词、附属连词、感叹词、主句
	认知指向	序列首位话语标记:前指(指向上一话轮)、后指(指向当前话轮)
		序列次位话语标记:前指(指向上一话轮)、后指(指向当前话轮)
言外因素	说话人性别	男、女
	话题	校园生活、教育平等、身体健康、出国学习、工作就业、社会现象、交通工具、学费负担
	话轮在整体会话中的位置	开头、中间、结尾

因本研究共覆盖 240 个话语标记序列,我们抽取每个话语标记序列的前 50 条用例进行标注,序列用例未到 50 条则全部标注,最终共标注 1644 条用例。基于包含言内、言外语境信息的话语标记序列数据,研究采用层次聚类分析法对 16 个话语标记引导的话语标记序列进行分类,在语用功能、原始词性、认知指向、说话人性别、话题、话轮位置 6 个方面具有相似分布的话语标记序列分别被聚成一类。层次聚类有助于系统分析上述因素对话语标记组合的影响,并给出对应因素的影响权重。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组合规律

根据 16 个话语标记的 SUM 1st DTPs 值,研究发现“oh”位于话语标记序列首位的概率最大(0.972, $p<0.001$),和其他话语标记的高频组合有“oh yes”(242)、“oh I think”(179)和“oh yeah”(105)。“I think”出现在话语标记序列首位的概率最小(0.009, $p<0.001$),表明其常出现在序列次位,高频组合有“but I think”(611)、“yes I think”(265)和“oh I think”(179)。对 16 个话语标记的 SUM 1st DTPs 值按大小归类,结果显示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可分为 3 类,对应 3 种不同语用功能(见表 3)。

表 3 语用功能视角下英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话语标记及其顺序

语用功能 组别	交际互动类	话语组织类	思维认知类
英语学习者	oh>well>yeah>yes>OK	but>no>because>so>and>anyway>then>I mean>actually	you know>I think
英语本族语者	oh>well>OK>yeah>yes	and>no>so>but>anyway>I mean>actually>because	I think>you know>then

英语学习者“交际互动类”话语标记常位于话语标记序列首位。即席会话中,这类话语标记是说话人对上一话轮的快速回应,指示说话人认知方向与话语流行进方向相反。话语标记“yeah, yes, OK”作为“认同标记”(agreement marker)和“回应信号”(back-channeling signal)表示顺势回应(House 2013)。相较于英语本族语者,英语学习者更在意听话人的反应,因而常在话轮起始处使用“yeah, yes, OK”这类积极话语标记弱化接下来可能危及面子的言论(Wong 2000: 50)。比如下面例(1),虽然双方不同意彼此观点,但是均在话轮起始位置使用“yeah but”这一序列承接话轮。与单独使用“but”相比,“yeah”的加入能够柔化说话人的语气,降低内容的冒犯性。

(1) B: **Yeah** but girls can also do so _ if they want to enter the department.

A: **Yeah** but I just want to say we have to _ to consider about the _ mental ability. (02-06-31, SECCL)

另有一些话语标记表示说话人的逆势回应。比如例(2),“well”表示说话人不完全赞同的态度。话轮起始处的“well”可提示听者做好准备,进而减少观点冲突带来的消极影响(Jucker 1997: 94)。同样具有逆势回应功能的话语标记还有“oh”。说话人常在话轮起始处使用话语标记“oh”回应上一话轮中出乎意料的新信息(Fox Tree & Schrock 1999: 281)。听话人在听到“oh”后则会预设一种“状态变化”(a change of state),即说话人将要表达的观点与上一话轮中的内容不相关,听话人需要暂停之前的语境解读,独立理解当前话轮的内容(Fox Tree & Schrock 1999: 295)。

(2) B: _ it has a lot of consideration, perhaps the physical strength of women.

A: **Well** I think we have entered the 21st century _ I think our geography university should _ eh _ accept more women. (02-31-06, SECCL)

第二类话语标记为“话语组织类”。若和“交际互动类”话语标记组合使用,这类话语标记常出现在序列次位,组合形式为“交际互动类+话语组织类”,如例(1)中的“yeah but”。“话语组织类”话语标记在会话中起到促进话语连贯作用,表示新旧话轮之间的语义关系。Fraser (2009)将话语标记所指示的语义关系概括为阐述型(如“and, anyway”)、对比型(如“but, actually, no”)和推论型(如“so, because, then”)3种,基本涵盖排序居中的话语标记。另外,“I mean”序列总体频数较少,且相关用例均指向话轮转换及话语准备功能,因此“I mean”被归入“话语组织类”话语标记。

第三类话语标记属于“思维认知类”。当和其他话语标记共现时,“思维认知类”常位于话语标记序列次位,组合形式为“话语组织类+思维认知类”,如例(2)中的“well I think”;若出现在话轮边界处,则大多单独使用,详见例(3)。这类话语标记常用来指示说话人的主体性,比如认知立场和态度,从而引导听话人对接续话语的理解(Traugott 2020)。作为立场标记,“I think”提示听话人话语信息为说话人的个人观点而非客观事实,在例(2)中有所体现;“you know”作为求同标示语,常用于凸显会话双方共有的信息基础,反映说话人明示话语命题内容的元语用意识(徐捷 2009)。

(3) A: _ What if the old people's home _ too near from their children's home?

B: **You know** _ first they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the children as the son or daughter to take care of their parents. It's our oblig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020251, COLSEC)

要而言之,英语学习者的话语标记可根据语用功能分为“交际互动类”、“话语组织类”和“思维认知类”。这3类话语标记组合使用,“交际互动类”更倾向于出现在序列首位,“思维认知类”更倾向于出现在序列次位,常见的组合形式为“交际互动类+话语组织类”和“话语组织类+思维认知类”。

4.2 英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话语标记序列分布

4.2.1 “交际互动类”话语标记

英语学习者“交际互动类”话语标记和本族语者呈现相似的分布(见表3)。话语标记“oh, well”在英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语料库中均排在第一、二位,是出现在话语标记序列首位概率最大的两个话语标记。这类逆势回应话语标记的高频出现说明会话双方多持有相反观点,与两个语料库中的任务类型相关。学习者语料来自口语考试的自由谈话任务,考生需从不同立场讨论特定主题,进行观点辩论。本族语者语料来自日常对话、广播辩论和商业交易,后两种会话形式中双方通常需要据理力争,甚至讨价还价。英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的交际任务强调会话双方对立立场,促使说话人在话轮起始处选择逆势回应类话语标记“oh, well”承接话轮、展开对话。

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OK”在话轮起始位置的排序虽有所下降,但其概率(0.725)高于本族语者(0.623),说明英语学习者更倾向于将“OK”置于序列首位。当“OK”与其他话语标记组合出现时,学习者的高频话语标记序列为“OK I think”,本族语者为“OK then”。从这两个搭配词可以看出,英语学习者的话语产出仍具有明显的“自我视角”,互动交流能力略显不足(许家金, 许宗瑞 2007);本族语者则更重视推动会话进展,话轮之间衔接更连贯、逻辑更清晰。

4.2.2 “话语组织类”话语标记

英语学习者“话语组织类”话语标记多于本族语者(见表3),增补了在本族语者话语标记分类中属于“思维认知类”的“then”。这可能是直接过渡概率算法的局限性导致“then”功能范畴发生变化。Haselow (2019)发现,本族语者不会在话轮起始位置将“then”与其他话语标记组合使用,DTPs 值为0,因此“then”的排序更接近 DTPs 值较低的话语标记“you know”(0.036)和“I think”(0.030),与两者一起组成“思维认知类”话语标记。考虑到 ICE-GB 语料库的库容有限,“then”是否会出现在本族语者话轮起始位置话语标记序列首位,还有待验证。相比之下,学习者数据显示“then”出现在话语标记序列首位的 DTPs 值为0.175,与话语标记“anyway”(0.285)、“I mean”(0.100)更接近,因而与它们归属于“话语组织类”。本研究的分类方法更符合 Fraser (2009)基于语义关系对话语标记的分类。除“then”外,英语学习者“话语组织类”话语标记和本族语者无明显差异。

4.2.3 “思维认知类”话语标记

“思维认知类”话语标记“you know, I think”在英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中顺序相反(见表3)。“I think”出现在学习者话轮起始位置话语标记序列首位的概率(0.009)明显低于本族语者(0.036),说明中国学习者更倾向于将“I think”置于序列次位。结合“OK I think”在学习者语料库中的高频使用,话语标记“I think”位于序列次位的现象值得进一步考察,包括探究母语迁移、语用泛化、情景焦虑、语言水平等因素是否影响“I think”在序列中的位置(Chen & Zhang 2017)。

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的话语标记排序及语用功能分类“同大于异”。这一结论与以往对比单个话语标记使用频数的研究有所不同。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在复杂英语话语使

用中的相似性说明我国大学生能够掌握基本会话策略,习得话语标记的主要语用功能。但是,话语标记“I think”在序列次位的高频使用仍然暴露出英语学习者主体性强、主体间性不足的倾向。

4.3 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组合的制约机制

综合言内和言外两个维度的语境信息,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的层次聚类分析结果指向一个三分类框架:“well, oh, OK, yeah, yes”为第一类话语标记;“I mean, then, I think, you know”为第二类;“and, but, so, actually, anyway, because, no”为第三类(见图 2)。从宏观角度看,该分类框架与基于话语标记语用功能的分类基本吻合。第一类对应具有“交际互动”功能的话语标记,第二类对应具有“思维认知”功能的话语标记,第三类对应具有“话语组织”功能的话语标记。英语学习者语料库中,话语标记“I mean, then”较少与其他话语标记组合使用,对应的 SUM 1st DTPs 值较低,因而和 SUM 1st DTPs 值同样较低的话语标记“you know, I think”聚合。下面依据第一、二、三类话语标记序列的语境特征分布,阐述“交际互动类”、“思维认知类”和“话语组织类”话语标记出现在序列首位时序列内部的组合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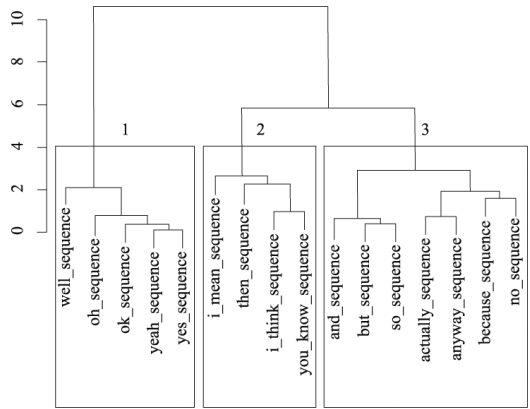


图 2 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层次聚类结果及最优分类

第一类话语标记的语境信息分析显示,当“交际互动类”话语标记出现在序列首位时,与其组合使用的话语标记多具有“话语组织”功能,体现共现话语标记的功能互补。序列内常见的词性组合为“感叹词+并列连词”,如“yes so, well but, oh and”。虽然句法范畴对话语标记组合的影响力不及语用功能,但也具有较大权重。相比于言内因素影响的显著性,说话人的性别、话题和话轮位置等言外特征并不会对话语标记组合产生影响。

语用功能和词性对话语标记组合的显著影响也体现于第三类话语标记。“话语组织类”位于序列首位时,话语标记序列常见的功能组合为“话语组织+思维认知”,高频句法组合为“并列连词+主句”,如“and you know, but I think”,其中语用功能对话语标记组合的影响更大。

第二类话语标记的语境特征分布展示了“思维认知类”话语标记出现在序列首位时,话语标记序列内部的组合情况。这种情况较为少见,仅出现 20 次,进一步说明序列次位才是这类话语标记的典型位置。“思维认知类”话语标记位于序列首位时,序列的功能组合为“思维认知+话语组织”,句法组合为“主句+并列连词”,如“I mean and, I think but”。除了上述言内因素,话语标记所在话轮位置也会对其组合产生一定影响:“思维认知+话语组织”型的话语标记组合常常出现在整段会话中间。这表明,说话人在会话中段具有更活跃的认知状态和更强的

主体性。

综上所述,制约话语标记序列组合的因素主要是话语标记的功能和词性。从功能视角观察,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组合的动因符合“功能互补论”(Fraser 2015; Crible & Degand 2019)。相比汉语中同质话语标记组合的偏好,这一结论说明我国学习者英语话语标记序列使用接近英语本族语者(方强等 2020)。面对复杂话语现象,学习者并未一味依赖母语泛化策略,进一步证实中国学习者在长期英语学习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跨文化意识,能够基本习得英语话语标记的互动、衔接和元认知三大功能(Vickov & Jakup čević 2017)。从句法视角分析,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在组合出现时,呈现出感叹词先于并列连词、并列连词先于主句的组合倾向。这一倾向和话语标记的“去范畴化”过程相矛盾,说明话语标记在组合使用时仍受小句内部句法规则的制约。

5. 结语

基于 SECCL 和 COLSEC 语料库,本研究考察了话轮起始位置 16 个话语标记及其 240 个话语标记序列。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话轮起始位置的话语标记可分为“交际互动类”、“话语组织类”和“思维认知类”3 类。话语标记序列常见的功能组合为“交际互动类+话语组织类”和“话语组织类+思维认知类”,符合“功能互补论”。序列常见的句法组合为“感叹词+并列连词”和“并列连词+主句”。这说明话语标记在组合时仍受到小句内部句法规则制约。话语标记序列功能和句法层面的发现为探索话语标记组合规律提供了中介语证据。

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中国英语学习者建立英语交际自信。以往聚焦中国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使用的研究大多指出学习者在英语交际中的问题,强调学习者与本族语者的差距。在研究对象从单个话语标记扩展至话语标记序列后,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使用表现与本族语者相似,说明学习者能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习得话语标记的基本语用功能。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引导学习者分析复杂话语现象的语境,增进学习者对不同语境的理解,从而培养学习者的语用感知力,提高学习者的总体语用能力。

本研究仍有不足之处,比如部分话语标记序列频数少、社会文化变量效应值低、考试对话自然度的影响和韵律因素未予考察等,有待今后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还可从跨语言视角出发,观察其他语言中话语标记序列的使用情况,以全面、深入揭示话语标记序列的类型学规律。

参 考 文 献

- [1] Aijmer K. *English Discourse Particles: Evidence from a Corpu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2.
- [2] Aijmer K. *Understanding Pragmatic Markers: A Variational Pragmatic Approach*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 [3] Chen C & Zhang L J. 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use of hedging by Chinese and Anglophone academic English writers [J]. *Applied Linguistics Review*, 2017, 8(1): 1-34.
- [4] Crible L. Discourse markers and (dis) fluency in English and French: Variation and combination in the DisFrEn corpu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017, 22(2): 242-269.
- [5] Crible L & Degand L. Domains and functions: A two-dimensional account of discourse markers [J]. *Discours Revue de linguistique, psycholinguistique et informatique*, 2019, 24: 3-35.
- [6] Cuenca M J & Crible L. Co-occurrence of discourse markers in English: From juxtaposition to composi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9, 140: 171-184.

- [7] Dik S C & Hengeveld K.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Grammar. Part II: Complex and Derived Constructions*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7.
- [8] Fox Tree J E & Schrock J C. Discourse markers in spontaneous speech: Oh what a difference an oh makes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1999, 40(2): 280–295.
- [9] Fraser B. An account of discourse markers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ragmatics*, 2009, 1(2): 293–320.
- [10] Fraser B. The combining of discourse markers – A beginning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5, 86: 48–53.
- [11] Haselow A. Discourse marker sequences: Insights into the serial order of communicative tasks in real-time turn produc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9, 146: 1–18.
- [12] House J. Developing pragmatic competence i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Using discourse markers to express (inter)subjectivity and connectivity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3, 59: 57–67.
- [13] Jucker A H. The discourse marker *well*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J]. *English Language & Linguistics*, 1997, 1(1): 91–110.
- [14] Kapatsinski V. Measuring the relationship of structure to use: Determinants of the extent of recycle in repetition repair [J].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2005, 30: 481–492.
- [15] Koops C & Lohmann A.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discourse markers: Evidence from their sequencing behavior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015, 20(2): 232–259.
- [16] Lohmann A & Koops C. Aspects of discourse marker sequencing: Empirical challenges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 In Kaltenböck G, Keizer E & Lohmann A (eds.). *Outside the Clause: Form and Function of Extra-clausal Constituent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6. 417–445.
- [17] Schiffrin D. *Discourse Marker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8] Traugott E C. Expressions of stance-to-text: Discourse management markers as stance markers [J]. *Language Sciences*, 2020, 82. <https://doi.org/10.1016/j.langsci.2020.101329>.
- [19] Vickov G & Jakup čević E. Discourse markers in non-native EFL teacher talk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17, 7(4): 649–671.
- [20] Wong J. The token “yeah” in nonnative speaker English conversation [J].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2000, 33(1): 39–67.
- [21] 方强,王义娜,李银美. 英汉语话语标记组合能力的比较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4):113–123.
- [22] 文秋芳,梁茂成,晏小琴. 中国学生英语口语笔语语料库 2.0[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 [23] 文秋芳,王立非,梁茂成. 中国学生英语口语笔语语料库[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 [24] 徐捷. 中国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语 you know 习得实证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9,(3):28–34.
- [25] 许家金,许宗瑞. 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中的互动话语词块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6):437–443.
- [26] 杨惠中,卫乃兴. 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建设与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 1.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2.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9